

[泰] 征夫 著

红粉 忠魂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红粉忠魂

红粉忠魂

红粉忠魂

红粉忠魂

红粉忠魂

〔泰〕 征 夫 著

红粉忠魂
〔泰〕征夫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本

字数 114千字 5.5印张

版次 1991年3月第1版

印次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7-80074-230-X/I·178

定价 2.70元



泰华著名作家征夫

辛勤耕耘 无私奉献

——记泰华著名作家兼摄影家征夫

方学辉

在曼谷繁华的七隆大街的丽景电线业务有限公司里，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终日忙于商业活动：他一上班就埋头批阅文件或接待客户；乘车外出时，还不时拿起无线电话机同客户联系，洽谈业务……

看到这样一位商界忙人，谁会想到他是一位在泰华艺苑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资深作家和摄影名家呢？

他就是泰华作协副会长、“世界摄影十杰”称号获得者、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中国华侨摄影学会海外顾问叶树勋（笔名：征夫）先生。

叶树勋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澄海县，读完小学后南渡泰国定居。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人一样，叶树勋也走过一段充满艰辛的生活历程，他先后当过印务局学徒、推销员、教师、商行职员，终于凭着他的勤奋、正直和才气，在事业上奠定基础的同时，又在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

两方面为泰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叶树勋的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活动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早在五十年代他还未满二十岁且刚刚为生活奔忙的时候，就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活动。当时他以征夫和叶风等笔名在《大众文艺》、《青年人》、《曼谷新闻》、《七洲洋》等报刊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有中篇小说《樱花姑娘》，短篇小说《家风》、《年轻的作家》、《在播音室里》、《一家人家》。他还翻译了泰国作家的一些名篇，如《底层》、《在萎谢了的花梨树下》、《投崖遗恨》、《急诊的夜晚》等。可惜后来沉重的生活担子迫使他停笔二十多年。最近几年，他才拿起笔杆恢复创作，并取得了开拓性成就。从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短短三年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红色三号》和短篇小说《疑云》、《红粉忠魂》、《裸女》，在泰华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这几篇小说以其广阔的视野和精巧的构思，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泰国的社会生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被泰华评论界赞为“崭新的突破”，“是泰华小说创作向前迈进一步的可喜现象”。

叶树勋为创作这几篇小说，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创作《红色三号》这部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他曾深入曼谷一间关押重刑罪犯的监狱，搜集第一手创作素材，然后用六十个夜晚和八个星期日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又如为了创作表现一个泰国少女不幸遭遇的短篇小说《裸女》，他花了几天时间和以万计的金钱，远至泰北地区寻觅素材。

功夫不负有心人。叶树勋近年创作的小说和早年的译作，已于一九八九年以《红色三号》的书名结集出版，曼谷几家中文报纸用全版或半版篇幅作了广泛推介，在广大读者中

也受到好评。

在摄影创作中，叶树勋又是造诣精深的国际知名摄影家。他从十九岁开始拿起相机从事业余摄影活动，至今已三十四个春秋。一九七四至一九八〇年是他摄影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短短七年中，他的作品参加各地国际摄影沙龙荣获的金银铜各种奖牌达一百零二面之多，其中包括奖予各地国际摄影沙龙最佳作品的“美国摄影学会金牌”七面。一九七八年，他以一幅题名为《疾风劲草》的黑白佳作荣获“泰皇杯”奖，并因此受到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的接见。一九七九年，他以精美的作品考取了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名衔。一九八〇年，他又以在国际摄影沙龙的优异入选成绩荣登“世界摄影十杰”宝座，为泰国争了光。此外，他还荣获世界各著名摄影学会颁授的十多个摄影名衔。

叶树勋在国际影坛取得的这一系列成就，使他成为泰国影响的摄影名家，同时荣任泰国多家摄影学会的顾问，经常应邀担任各种影展的评选委员。作为在国际影坛享有声誉的摄影家，他还荣任东方国际摄影艺术基金会顾问和纽约摄影学会驻泰代表。

叶树勋业余摄影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一九八八年他先后在泰国曼谷和中国北京举办了题为《生活与文化》的个人影展，并出版了一部同名的大型彩色精美摄影集，受到泰中两国广大人士的好评。影展在泰国举行时，叶树勋还受到泰国拍贴公主殿下的接见。

叶树勋何以能在经商之余在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方面喜获双丰收呢？我想泰华作协会长司马攻先生的一段话贴切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热爱人生，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

人，对于艺术的追求也就不止限于一方面而已……征夫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作家，他对创作勤奋并且有耐力。他白天策理商务，假日下午摄影掠龙，晚上则从事写作，他往往一写就写到深夜，他用他的笔在深夜里闪光。”

目 录

上 卷

红色三号	(3)
裸 女	(52)
疑 云	(65)
红粉忠魂	(73)
家 风	(93)
缸里的金鱼	(120)
黑蝴蝶	(123)

下 卷

投崖遗恨	(133)
急诊的夜晚	(138)
底 层	(142)
在萎谢了的花梨树下	(153)

跋

物换星移	(168)
------	-------

上 卷

红色三号

一

当人们提起挽权重罪监狱时，难免联想起名噪一时的刽子手——乃美·水乍能。他信佛，但为了公职，杀人为他的职业，他不得不对缚于行刑架上，手执莲花待刑的死囚恳求恕罪：“兄弟：让你爽爽快地灵魂升天，我是奉命行事的，请勿记恨啊！”他面孔上涂一层厚厚的白粉水，向犯人深深一拜，接着走上执刑台，调好重机枪的瞄点，对着白布中心红点的靶子瞄准，一声下令“开火！”乃水使劲地咬紧牙根，手指在机扭上紧扳“呼……呼……呼……”振人心弦的枪声，一声漫长的惨叫，一阵挣扎，鲜红的血喷射向白色的布靶，三十发子弹射完后，他不能向任何人打招呼，急速地飞奔回家。浴室里冲了凉，擦去脸上的粉层，这时，他才心情平静地到佛寺礼佛，听听僧人说偈。

朱巴朴·是央（泰名的姓）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被大

理院判决极刑，减罪无期徒刑。挽权监狱，给人是恐怖残忍的印象，六年来，朱巴朴被判罪服刑于此，我一直避免探监是上述原因。他多次来信诉苦与求援，我曾寄上好多金，但他一直收不到，这回我忍不住了，想改变主意，但另一阴影又改变我的决定。一名被法院判决重刑的囚犯，长年与犯罪累累的恶人一隅相处，加上暴戾恣睢的监狱官，他的心态会迅速改变的。这一混杂的罪孽深渊，已将朱巴朴磨练成何种人格，我的探监又将为他本人带来好或坏的影响？何必引起此一麻烦呢？

但一想起我们过去的关系，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我最后决定去探看他。

南国的气候是炎热的，在监狱前门的对面草坪上，没有遮盖帆布搭棚，从乡下而来的囚犯亲属，提着塑胶袋的食品，人们流着汗水，老妇擦着金杯油，一边翘首顾望着监狱大门，我亦在申请探监排列的长龙中。

“你和犯人朱巴朴是什么关系？”

“雇主与雇员关系。”

“什么？你也来看他？”他惊奇地瞪了我一眼，“他是红色三号杀人犯，从正门进入转右弦探监室。”

这是一座白色建筑物的长城，宛像中世纪欧洲古堡，外面的炎热气候，一跨进监狱大门竟出奇地阴凉，监门再度关闭的铿锵声音在办公大厅回荡着，使人骤觉处身另外一个世界，是那末的陌生，这时从遥远而来的探监老百姓，通过检查站，熙熙攘攘大喊着犯人的名字，男子有的噙着眼泪，女的却情不自禁手挽着铁槛哭了起来。

在混杂哭叫声中，监警提高嗓子，呼喊：“红色三号

……犯人红色三号……朱巴朴……朱巴朴……进右弦探监室……”

右弦探监室犯人较少，朱巴朴·是央，二十年前我的学生，棕色的皮肤，华语讲得不错，泰语中夹杂边区的高棉语，现年，算来约三十六岁。当我正混合在此表现着人生悲欢离合最尽致的场合里，忽见一个身影在铁棚后面晃动，绿色军人上衣，黑色而破烂的长裤，赤着脚，脸上黄肿，长头发，只能从他底眉眼间认出他就是朱巴朴，低着头手挽住栏杆。失神的眼光和我接触时，眼睛噙着泪水，渐变红了。

他哆嗦地开口：“丘松杰（丘——即泰语老师的意思）……想不到你会来看我……我此刻心情很激动！但亦羞对自己，……您是六年来第一位探监的人！……我多么感激！您不会放弃我……”

“你的健康怎样？有运动吗？”

“有的，老师。”他以袖子抹去泪水：“早晨五时起身，晨操，白天工作八小时，作些工艺品，工资每天十铢，够零用，身体健康不必说，几年前我曾发疯过一次，老师，当时我曾给你寄上一封信求援。现在我已认命了，挣扎也没有用，……噢！你可知道我的老婆和女儿她们的下落吗？”

“自从坐牢以来，她们可曾来看你？”

“……”他摇摇头：“我很想念女儿，她现在该七岁了吧！也应该念波三了！啊，苍天，祈求您保佑她们……”他望着铁栏上面的钢骨水泥大梁，喃喃而语。

他神情骤然阴晦下来，唇边神经筋在痉挛。我顿感茅塞，不知以怎样修词来安慰这名不幸的犯人。

一幕使人感叹的现实故事，像电视的荧光屏似的在我的

脑海里掀起一幕幕的画面：

那是一个晚上，我从三皇府步至石龙军路，在公共巴士站上，微弱的路灯下，看到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她孤独地站着，当乘客正忙着上车时，我也跟着踏上车阶，万料不到一只小手已扣紧我的裤袋，我忙退了一步下车，本能的双手掩住裤袋口与钱包。回头一看，那女孩以乞怜的眼光望着我：“叔叔，求您可怜我吧，我与姐姐没饭吃，求求您……”

这么小就当乞丐，我有点不愉快，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拿去吧，好好念书，不要在外边跑，懂得吗？”

“叔叔，我不要，我不是要这个！”

“那你要的是什么？奇怪。”我啼笑皆非，顺口问。

“叔叔，您弯下腰来，我要细声告诉您……”

“你可大声告诉我，不必偷偷摸摸……”我有点不耐烦。

“这样吧！叔叔，您跟我来。”她用那只脏小手，牵着我走，爱孩子的我，随她走至一条巷口，她抬起头来，我才看清楚她的脸儿，怪可爱的，缺了两颗小门牙，脏污的小裙子，但掩不住那孩子的活泼天真。

“叔叔，我家里有一位姐姐，她是很美的，你要和她一同快乐吗？”

“什么？……”我惊奇地问，“你姐姐是……？”

“叔叔，我姐姐需要一点钱用，您看了喜不喜欢不要紧，只要您到我家看一看就够，不喜欢就不必给钱。”

如此流利的对答，出自一个小女孩的嘴里，一听说知道是大人们教唆的，但一种好奇心与男人在外放荡不羁的作风

所驱驶，想看看个究竟，我竟与她一同走进巷里。

“你姐姐为什么不出来招客呢？”我一走，一边问。

“姐姐害羞，不敢出来。”

“价格多少？”

“一百铢。”

“可以减吗？”

“不必再减了，我姐姐除被扣佣外，还得付出一箱七盒汽水，一包蒂趋抹乾纸，共八铢钱。”

“为什么要七盒汽水，没有橙汁或中国茶吗？”

“七盒方便整洁皮肤，橙汁不行。”

我由她带路，那是一条三十年代建筑的古巷，每户人家门口都无秩序地停放小型出租货车，弯了一个转角，古巷显得更狭窄了。微弱的灯光使我看不见布满碎砖的路面。穿着T恤露出两臂肌肉结实的保镖，虎视眈眈地监视出入行人。我觉得颇不是味道，这是陌生的地方，脑子里想起少年时老师的教导：明者先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我真不智，为了好奇心，竟深入了牛鬼神蛇之渊藪。我深深地作了一次深呼吸，让心智更坚强一点。

这时，女孩子已走至巷的尽头，在一间排式木屋前站住。

“叔叔，就在这里，请进来坐！”她指着一扉半掩的木门，巷的尽头不远处石榴丛旁边，一名赤着上身大汉，一只连拖鞋的右足踏于石椅上，左手撑着腰，右手握啤酒杯，身子懒洋洋地靠着石榴树畅饮。

我跨进门槛，这是木板屋，地板上放着一块褪了色破旧而厚的褥子，铅丝线挂上一片花布帘，把屋子分开前后两部

份。透明的塑胶衣橱里，凌乱的衣服化妆品塞在一起，一股难闻的腥秽香气扑鼻而来，我不禁俯视那污迹片片的厚褥上面，味道是从此发出的。

“夜乍，客人来了！”女孩子叫着。（注：夜乍，即女儿对母亲的泰语昵称。）

这时屋后走出来一名约三十岁的女人，头发向上卷起，黯红色间白花纹的纱笼束至胸部，皮肤略呈棕黑色，眉眼之间，颇有风尘妇女之特殊风情韵味。见了我，她马上双手合十作揖：

“沙越哩卡！（晚安）欢迎光临，可怜的中年人，太寂寞了是吗？让我来为您解闷！”她轻步迎上来，体态的确很美。

“第一次来的吧？不必紧张，一下子就会适应。”她伸手解开我的衣钮，“要汽水吗？这里有冰冻的。”

“不必了。”

“我的女儿怎样告诉您？”

“她要我来看看她的姐姐。”我不经意地说。

她噗哧一笑：“这回你可失望了吧，还有时间抉择。”

她用挑弄的眼光看着我，是那么熟练，虽然尚带有点乡下人的特有音调，但他的举止和表情十分灵活，她花名叫“沉”，取来一瓶七盒汽水，和一小包蒂趋纸，放于枕头后地板上，她悠闲坐在褥子上，用手轻轻松驰紧束胸前的纱笼，露出上身的肌肉部份，并以调情的眼光向我迷视。我看得入神，忽然想起一个人——一名我曾见过的怀孕女人。我搜尽枯肠想着，到底那名大肚子的女人在何处曾相见过？脸